



系列长篇小说

乾隆皇帝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秋声紫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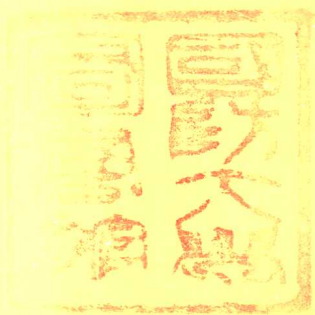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河 著



乾隆皇帝

秋声紫苑

二月河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 秋声紫苑/二月河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1999

ISBN 7-80623-184-6

I. 乾… II. 二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0502 号

乾隆皇帝 秋声紫苑

二月河 著

责任编辑 鲁新轩

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7 印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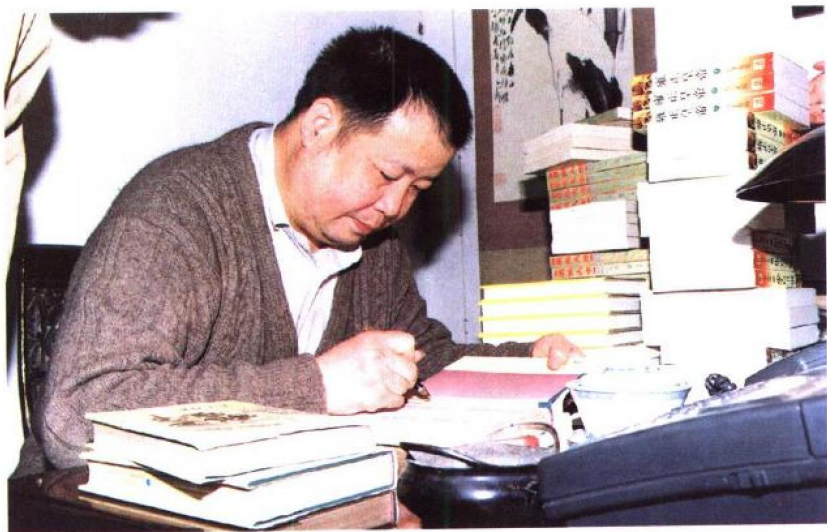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393000 印数 1—150000

ISBN 7-80623-184-6/I·141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26.9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作者

二月河：本名凌解放。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一九四五年生于山西省昔阳县。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。遍览诸子百家、经史典籍，尤其对清史和红学颇有研究，造诣深厚。近十几年来潜心创作“帝王系列”《康熙大帝》《雍正皇帝》《乾隆皇帝》，洋洋五百万言。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社会内蕴，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，磅礴大气、波诡云谲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，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在海内外享有盛誉。其中前两部已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，《康熙大帝》还膺获“河南省政府首届优秀文艺成果奖”，《雍正皇帝》入围第四届“茅盾文学奖”（历史小说类），被列入“二十世纪亚洲最受读者欢迎的一百部优秀文学作品”排行榜。

内 容 简 介

《秋声紫苑》为系列长篇小说《乾隆皇帝》的压轴之作。

乾隆末年,盛世难继。以和珅为代表的蠹吏鲸吞国财,毒杀能员,朝野上下腐败不堪。邪教趁机煽惑人心,民怨沸腾,变乱蜂起。乾隆不得不屡屡用兵,派名将福康安四处弹压:殄灭山东平邑暴动,平定大小金川,又挥师台湾,艰难蹙蹶救平林爽文之乱。派兆惠、海兰察倾尽全力平叛西疆。同时年过六旬的乾隆一边费尽心血遴选后继,承嗣大统,让皇十五子颢琰历练山东,帮办军机,以求政权顺利交接;一边雄心未已,惩腐倡廉,力图在文治上仪表后世。但因他年事已高,天听失聪,为谀臣佞吏所蒙蔽,致使阿桂、纪昀、李侍尧等贤臣受黜,国势更加江河日下。嘉庆朝立奏响了乾隆封建极盛之世没落的终曲。

作品心理描写精湛。尤其将贪官婪欲无度、惊惧不安、心狠手辣的心理,刻画得淋漓尽致,入木三分。其战争场面的描写更是惨烈悲壮,波谲云诡,气势恢弘。作品汪洋恣肆,结构严密,悬念迭出,实为不可多得的历史小说佳构。

目 录

- 一 落拓皇子再复蒙尘
桃花源里聊作避世 (1)
- 二 十五皇子危城争功
少壮亲贵奇兵运筹 (18)
- 三 玉皇庙福帅行军法
龟蒙顶义军计破围 (38)
- 四 福公爵血战观星台
起义军全军殉义节 (53)
- 五 趁火打劫和珅擅权
乘乱取利杀人灭口 (73)
- 六 潞河驿奸宄逞淫戏
瞒真情巧舌释新憾 (91)
- 七 拒外扰福帅赴藏边
临大祸学士急测字 (110)
- 八 夤缘牵连纪府抄没
官变藤缠乾隆禁心 (128)
- 九 大波迭起云涌风疾
内帷不宁家奴扰攘 (149)
- 十 十五王慰抚去国臣
错会意和珅讨无趣 (173)

- 十一 贪和珅精算内外账
刚师傅宗学罚皇子····· (197)
- 十二 佞幸臣导游圆明园
聪察主防微紫禁城····· (215)
- 十三 理官务皇帝振乾纲
清君侧敏中遭黜贬····· (233)
- 十四 官闱不修帝后反目
学士遭遣谪戍西域····· (252)
- 十五 天真武夫饮茶吹牛
边将驱驰道析敌情····· (273)
- 十六 兆将军进兵黑水河
尊帝令马踏蹄回营····· (294)
- 十七 围沙城掘地获粮泉
困黑水清军求援兵····· (314)
- 十八 十五王“学习”入军机
乾隆帝政暇戏寒温····· (329)
- 十九 亏空案阿桂遭斥责
襄阳道钱沅遇暗算····· (353)
- 二十 吴省钦欺友戏姍姍
福康安豪奢周公庙····· (375)
- 二十一 惊流言福公嫌和珅
秉政务颉琰善藏拙····· (395)
- 二十二 琐小人奔走卖朋友
寂寞后病狂剪苍发····· (413)
- 二十三 掩贪行和珅理家务
官风恶民变起台湾····· (434)

二十四	畏禅让权奸预筹谋 乘天威福公泛海流·····	(454)
二十五	海兰察称雄八卦山 福康安血战诸罗城·····	(475)
二十六	台湾善后冤杀功臣 王爵加身意气消融·····	(493)
二十七	世情浇漓新茶旧茶 授受相疑太上今上·····	(513)

一 落拓皇子再复蒙尘 桃花源里聊作避世

“老老老总!”那个“聚赌”的男人结结巴巴哀恳道,“银子我有,怕劫了,都存在这里钱庄上……宽限一夜,明儿日头出来就送过来……”他刚说完,那个哨长嘻地一笑,说道:“成啊!你回去吧,她们留下……嘿嘿嘿……明早带钱赎人!”便听一群人噉声欢呼:“郭头儿圣明!你回去弄钱,女人们留下!”“明天送不来不要紧,后日也成啊!”“大后日也好啊!”……

至此颢琰等已经听得明白,这起子败兵借捉赌为名,不但敲诈钱财,还要奸宿良家妇女,竟是比较土匪还坏了十倍。颢琰想不到山东绿营军纪败坏到这份儿上,听着隔壁淫言浪语调弄嘲谑女人,气得头一阵阵发昏,手脚都冰凉,正没奈何时,听那商人的妇人“呜”的一声号啕大哭,接着三个女人也一递一声哀哀大恸,那妇人边哭边抱怨丈夫:“你个杀千刀的……我说城里我姐家里穷,给几两银子住她家里……就是王炎反贼杀进城,有这么槽心么?就是土匪绑票……也还有个规矩的啊……你这死人,八辈子没积德的……倒说我头发长见识短……”颢琰几人听着,一直觉得这个男人是个窝囊废,正思量间,那男人又说话了,已没了原来那份可怜兮兮的懦气:

“长官!”那男的说道,“哪里不是好相识,何必把人赶尽杀绝

呢？我乔家瑞在平邑不是无名之辈，死了的县太爷陈英是我表兄，你们兖州府刘希尧镇台是我把兄——不是官亲我还不离平邑城呢！——这样，我说两个章程你选一个，依我，两好合一好过后是朋友。不听，你们今夜杀了我一家五口，那也是我的命。只一句话劝你，要杀杀得一口气也别留，免得你日后招祸！”

他这一番话不卑不亢不疾不徐，说得金石有声，似乎倒把那群兵镇住了。静了片刻才听姓郭的笑道：“还有这一手，敲山震虎么？不怕欠债的精穷，就怕讨债的英雄。不逼你，也没有什么‘章程’——说说看！”乔家瑞道：“一条，我写五十两借据给你，放我合家走。二一条我留下作当头，放我家人走，明早提银子来，也是五十两。弟兄们维持这里治安不容易，想玩女人，使银子到花翠阁。要是还不如意，那我方才说了，悉听尊命！”

一阵衣裳窸窣响过，这些兵士们似乎犹豫着交换了眼色，郭头儿道：“写一百两，你们走路。不怕你飞了天上去——告诉你，别想着有什么他妈的镇台撑腰，平邑坏了事，他早撤差了！老子们这里辛苦，一文钱饷也没有，不从你们这些老财身上打主意，我们喝西北风？”

这也是一篇道理，这屋里四个人已经怔了，只听隔壁磨墨橐橐落笔索索，乔家瑞写据画押摁手印儿，带着家人脚步杂沓离去，犹自远远闻得哭声，四个人料是今夜无事，都松了一口气，刚要再睡，那个郭头儿问：“都收齐了没有？老吴你点过是多少？”

“收得差不多了。连乔家瑞的算上四百多两。”那个尖嗓门儿笑道。颢琰等此时才知道他姓吴，听他说道：“有些只住一夜的，像这样的——”他顿了一小歇，似乎朝东屋里指戳了一下——“就免收了。您的话，传出去名声不好——”他话没说完便被打断了：“毳！要行善，庙里去！我方才到账房查了一下，身份引子都没有，存在柜上的银子有一百多两——是好人歹人还说

不定呐!”

这屋里四个人顿时心里一紧:这是说到我们了!他们本来都是和衣而卧,不约而同地坐起身来,暗地里四双眼睛会意顾盼,王尔烈便吩咐:“小任子打火,点灯!”就听隔壁姓郭的怪怪地笑一声道:“嗨!跟老子拧劲儿挺腰子了?我还没发话他就‘小任子,点灯’!——过去查!”

那屋里一阵床上响动,提棍子带刀碰得丁零当啷,接着一阵脚步声,门“砰”地一关,隔壁不隔门的几步就到,四个人下床,便见草帘子“唿”地一掀,五六个穿号褂子的兵已闯了进来,带进来的风把刚点着的小油灯吹得一暗,少顷才又复光明。颧琰看时,进来这群人共是六个,都甚是粗壮,只为首的那个郭头儿略瘦矮些,其余五个都挎大刀片子,满脸横肉一手提棍一手提绳,也都在恶狠狠打量颧琰。颧琰心中一阵惊慌,双手紧握着床上杉木沿子,强自镇着心神。王尔烈见打头的高个子像是随时都要扑上来的样子,身子一挺挡到颧琰身前,问道:“你们要怎样?”

“要查你们!”姓郭的一双鹰隼三角眼扫来扫去,问道,“哪来的?”

“北京!”王尔烈操一口辽东话,毫不容让地说道。

“哪去?干什么?”

“到枣庄,给内务府采办煤炭!”

“内务府?内务府是做什么的?没听说过这个衙门,只听有个顺天府!”

“内务府比顺天府大一点,比总督衙门小一点,是专门给皇上办差的,你没听说是你这人物太小了!”

姓郭的被王尔烈顶得倒噎了一口气,嘿嘿一笑说道:“这年头充大人吃瓜的多了!前日我们查到个小毛头孩子,他愣说他是福四爷的跟班儿的!方才那个肉头掌柜的说跟我们刘镇台是

把兄弟！再问，兴许连冒充乾隆皇上的都有！”他连揶揄带挖苦，跟来的几个兵都哈哈大笑，姓郭的倏地一变脸，又问：

“到枣庄来的，为什么不走微山湖？不晓得平邑正打仗？”

“不晓得。我们的堂官就在平邑，不能走微山湖。”

郭头儿用嘴努努众人，又问道：“他们是干什么的？”“这是我们少东家、石伍爷，他两个是家人，我是账房师爷。”王尔烈道，“我们的货耽误在平邑，上头催得急，明儿得赶到平邑！”郭头儿哼了一声，一拳支颐提脚踏在破条凳上，歪着眼眯缝着看看唬得变貌失色的鲁惠儿，又乜乜紧挨站在颧琰身侧的人精子，格格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好难剃的头啊！乍剃儿么？你的引子呢？就算内务府，也总该有个证件儿吧？”

“引子在包裹里头，还有盘缠，怕放这里叫人讹了去或偷了抢了，都存了店里。”王尔烈棱着眉头说道，“我倒要拿引子，店伙计说住一宿就走的事，不用登记——你把他叫来一问就知道。”“老子没功夫！”郭头儿收了一脸阴笑，站直了身子，抬手指定了鲁惠儿，说道，“清平世界朗朗乾坤，为什么女扮男装？弟兄们，你们说这起子人可疑不可疑？”

“可疑！”

士兵们提足了嗓门齐声叫道。连隔壁没过来的兵也跟着嚷嚷。“太他妈可疑了！”郭头儿道，“带我们屋里审去！你是铁公鸡，我有钢钳子，不信拔不了你毛！”几个兵丁便厉声喝叫：“走，统统过去！”

“慢！”坐在床沿上的颧琰忽然一摆手大声说道，“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有勘合引子么？征收钱粮是地方官的事，绿营兵有这个权？你大胆妄为！你比土匪不如！”郭头儿凑过来，嘻嘻一笑，像瞧什么稀罕物儿似的盯着颧琰，满口臭臭熏得颧琰身子直颤，“怎么，老爷是土匪？土匪就土匪，不当土匪谁给吃喝儿？你这

不谙世事的小兔崽子，老子——”

他伸手就抓颧琰领子，人精子在旁再也不敢忍耐，又不敢违了颧琰不杀人的禁令，在旁一伸左手抹了他下颊，右臂急速出掌插入郭头儿怀内，只一振，那郭头儿半句话没完“妈呀”大叫一声，纸鹞子一般向后“飘”去，“呼哧”一声全身砸在苇笆墙上，把苇笆砸得稀烂，人已是过了隔壁，屋里顿时泥皮草节乱飞，溅起的灰尘雾一样腾空而起。

这下子连隔壁都乱起来，一片叫骂声中夹着叽里咕隆乱响，喊着：“有贼！”“强盗下山了！”拔刀持棍有的往外逃，有的从窟窿里往这边钻……姓郭的大约头在什么地方碰了一下，一手提刀一手捂头顶儿晃荡着又钻回来，指着颧琰大叫：“他们都是贼，兄弟们，咱们人多，拿下他们请赏呀！”一时便听店外大锣筛得满街响成一片：“点灯笼上火把，恶虎村丁们拿了贼祭村神啊——”顿时街上也热闹起来，各户壮丁招呼着，呼喊着重“护村”，叫骂着渐渐近来，鸡飞狗吠的似乎满村是人沸涌而来。

眼见就要吃大亏，人精子急得通身冒出汗来，见王尔烈拧着眉头兀自想主意，颧琰犹自强作镇静，煞白着脸叫：“叫他们来，叫他们都来，敢造反么？！”惠儿还忙着跪趴在炕上死命拽着拉行李搭子。人精子听得清爽，外头的兵已经跑步包围这房子，真的急了，一跃上床，从行李搭子里抽出乾隆赐给颧琰的短枪和那串黄蛇似的枪子带儿，一兜儿捧给颧琰，急急说道：“这里不比黄花镇，三十六计——走！爷带上这，他两个跟着，我断后——有拦着的，把慈悲放放，冲他脑袋瓜子就开火儿！”那郭头儿还站在苇笆窟窿口，怔怔看着他们张忙，此刻才醒过神来，跺脚扯嗓子，使出吃奶的劲大叫：“堵住门！狗日的要走！”

“砰！”

一声脆响打得郭头儿噤了声，也盖倒了屋里屋外的人

声——是颀琰冲郭头儿开了枪，连他自己也吓了个怔：七岁之后他和哥哥弟弟天天较射，年年秋猎，射狼射豹十发九中的。但对准人开枪还是头一回，仓皇间没有半点准头，那子弹打在郭头儿脚前，地上崩了个花儿又跳起来，打在郭头儿手掌上，顿时淌下血来。郭头儿也是个懵怔：这是什么枪？只有一个子儿，崩地下跳起还能伤人？——也不用点捻儿！

就这一瞬间隙，趁里外人都发愣，人精子一个箭步冲到郭头儿身边，一膀夹定了他，一手用匕首比着他项间，拖了就走，到门口一脚踹落了草帘子，已见满院十几个火把耀得雪亮，四十多个兵士犹自张口瞪眼痴痴茫茫看着屋门——腋下用了点劲，夹得郭头儿紫头涨脸气也难喘。人精子虎势汹汹一脸杀气站在门口大喝道：“识相的闪开，放我们走路！谁敢乱动，我稍一用力就夹死他！”一个大个子像是副头儿，结结巴巴问：“好汉！哪……哪山头的？敢在这村做案！我们闪开……你把人放下……”

“放屁！你懂规矩不懂？闪开！”人精子大喝道，“到村外放人！”

士兵们你望我我看你，又看郭头儿，似乎等他发话，但郭头儿实被人精子夹得死死的，只有憋着气挣命的份，眼瞪得溜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，螃蟹似的手脚乱扎煞身子动不得。僵持移时，官军们软了，慢慢的，似乎有点懒散样儿闪开一个丈许宽的口子，人精子让王尔烈和惠儿走前，颀琰端枪随着，自己在最后边，夹拖着半死的郭头儿出店，那群兵刀枪火铳都有，只是投鼠忌器，跟在后头又像押送又像送行步步尾随。这时店外人聚了三四百，灯笼火把通照，这阵势看得分明，谁敢向前逞能？

直出恶虎村约二里之遥，已是到了泗水河边。这里没有桥，官道就淹在浅水底下，旁边是一步一跨的过河石礅。暗幽幽的河水裹挟着碎冰残雪就从石礅间潺潺流去。官兵们见他们踩石

过河,有人便喊:“喂!好汉,说话算话,该放我们人了吧!”人精子情知一旦放掉郭头儿,官兵就会像黄蜂样扑过来穷追不舍。掉脸儿对颞琰道:“爷们先走!我再顶一阵——进山去,一进山,他们就不敢追了!”颞琰嗫嚅着问道:“那……你呢?”

“噫,这时候儿爷还这么婆婆妈妈的!我算什么呀!”人精子跺脚道,“您只管走,我好脱身,也能寻着您!半个时辰后我再离开!”

颞琰还要说什么,王尔烈在旁扯他衣襟,说道:“十五爷,这是他的差使,不然就让我留下!”颞琰这才无言,牵了惠儿的手一步一跳,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这是蒙山南麓的一道百里峡谷,北山逶迤直通龟蒙顶,南山是圣水峪,千沟万壑纵横其间,下面是泗河大川。三个人过河五里许就下了官道,急急如漏网之鱼,忙忙似丧家之犬,见道就走见山就钻。高一脚低一脚踩着乱石间小道走了足两个时辰,颞琰才住了脚,揩着额角顶上的汗余惊未息地说道:“大约不要紧了,惠儿已经崴了脚,歇歇儿再说吧。”于是三人在小路边择了石头坐下,却都一时没有言语。

一旦身上汗落,头一条便是觉得奇寒难当,此时定心留神,三人才知是钻进了一个山口,天上的星星被一层薄云盖了,混沌沌可见东壁西壁都是大山,虽说算不上立陡寡崖,高高地矗立在紫褚色的天空下,有一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感觉,满山都是黑森森的杂木,看光景松柏橡杨各色都有,夹山的风里头像带了霜,一阵吹来,袭得人手木脸僵彻心凉透,呼啸如潮的松涛在暗中涌动,老树枝桠就在头顶疯狂地摇动,发出怕人的吱吱咯咯声。王尔烈见颞琰石头人般坐着,惠儿抱胸缩颈瑟瑟发抖,震齿之声迭迭作响。一头思量主意,问惠儿道:“咱们的关防文书没丢吧?”

“没，没丢，”惠儿道，“没来及缝鞋里，在我褂襟里……”

“爷的印呢？”

“真凉啊——我揣在贴身小衣里……”

“有钱没有？”

……

半晌，惠儿才答道：“有一点……是十五爷在黄花镇赏我的一支钗子，能……能换两吊……”颀琰自想着心思，听惠儿说话，心中不禁一叹，想说话又抿紧了嘴唇。王尔烈道：“两吊也不是个小数目，只这深山老林里头没当铺兑钱……”见颀琰一直沉默兀坐，呵气暖着手又问道，“十五爷，乏了吧？这里忒冷的了，能勉强再走么？”

“也乏也冷。不过我里头是狐皮背心，也还支撑得。”颀琰的声音在夜地里显得有些忧郁，“我一会儿想阿玛额娘，一会儿想济南，一会儿又想现在冻饿潦倒。光怪陆离变幻莫测，有点像戏，不信它是真的。”王尔烈笑道：“彩云楼阁一弹指幻化为虚。以您的身份受这样挫磨，真也是人间奇事……我原想在黄花镇受了一场惊，不会再有那样的事了，不料还有个恶虎村！不讲孟子说的‘天降大任于斯人’那大道理。我的同年郑板桥送我一幅字，写着‘吃亏是福’，也就耐人寻味。书本子上读不来，自家磨砺出来，这学问怕是更有用些。”颀琰点头称是，笑道：“我见过那幅字，这是个有意思人。皇阿玛叫阿哥们都分派差使，也有个磨砺的意思在里头——”他还要往下说，惠儿在旁突然惊呼一声：“有狼！”一下子扑在颀琰怀里，缩在他腋下浑身发抖！

王尔烈和颀琰像被谁掀动了机簧，“霍”地跳起身来，颀琰已是掣枪在手。顺着惠儿手指方向看去，却在下山道上，有个黑黝黝的家伙在蠕动，约可离人五丈远近，小牛犊子般大小，行动似乎不很灵便，因为山口逆风，这畜牲竟没听到坡上头有人说话，

狼狼劣劣又上几步，警觉地站住了，一双酒杯大的眼睛似黄似绿，眈眈地微微发光，动也不动望着这边。惠儿眼尖，低声颤颤说道：“是只豹子，嘴里头叼着不知什么，是麋子？是羊？看不清……”王尔烈也低声道：“十五爷别忙开火……看他动静儿再说……”

三个人捏得满把是汗，和豹子对峙相视，足有一袋烟功夫，那畜牲喉咙里呼噜了一声，将黑线样的尾巴甩了一下，满不情愿地侧转身跳入榛树丛中，一阵响动，去远了。王尔烈以手加额，说道：“好险！”惠儿也道：“天爷！这是山神佑护我们十五爷……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娘娘……”

虽然虚惊一场，但这里是不宜再逗留了，眼见天色更暗，显是将近放曙时分，连道上大石也难以分辨，下坡路又格外难走，三个人王尔烈在前，颢琰居中拉着惠儿，手牵手摸索着一步一步往下捱，听到前头鸡鸣，都是心头一松，这是离村子不远了。不知不觉间，天已经亮了，三个人走出一身汗，微曦曙光下看得清，依旧是身在万山丛中，陡路下来的山窝里横着一个小村庄，只可有八九户人家，俱都是柴扉茅舍，沿山一溜排开，房后是层层梯田，房前一条径尺小道蜿蜒委蛇通向山下，没在霭雾云海之中，环顾周匝，三个人都站在冻得结结实实的冰面上，棋盘样界着田埂，冰中稻茬微露——原来是一片高山腰里的水稻田——再回头看来路，但见怪石嶙峋荆棘榛莽蓬生掩护，是一条依着山洪泄道修的石头小道，天梯般直向峰顶伸去……不禁都暗自咋舌，昨夜是怎么走过来的？……似乎只在一恍神间，天色已经大亮。王尔烈觉得亮得快，审度形势才明白，这个村子地势极高，东边开阔山口，西边南北两峰间山梁平缓，是个朝阳地方，天赐的一片山窝地腴土肥沃，山水从峰边绕过来改成了稻田。见土垣门户前大柳成行，空场上秸草堆垛、碌石碾盘井柏一应俱全，静静